

環境德行倫理學的研究趨勢

程進發*

摘 要

從環境倫理領域中突顯出以行動者為中心的討論，其中不容忽視的一個轉向是道德力量重新被掌握；在環境倫理的實踐中，行動者的品格力量所形成的規範性變成是主導著人類與環境互動關鍵線索或可能性；我們可以從生態哲學家的生命軌跡中看到一些環境德行，而這些德行對於增長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和諧關係是有助益的，環境德行倫理學就是致力於維持與增進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和諧與健康。本文的目的在於闡述何謂環境德行倫理學？以及評介發展過程中四本影響性的著作，再概括出近年來它所關切的四項議題，即：適當的環境德行倫理學必須具備那些條件呢？環境德行倫理與知性德行、環境德行倫理學與環境倫理學之間，以及環境德行倫理學與正面的心理學跨領域結合等研究趨勢，讓我們對環境德行倫理學有一更全貌的認識。

關鍵詞：環境倫理學、環境德行、知性德行、環境德行倫理學

* 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E-mail: jfcheng0102@gmail.com

A Research about the Tendence of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Chin-Fa Cheng*

Abstract

The “Agent-centred” becomes a strong and crucial 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nowadays. We cannot ignore that the moral force is one of the redirection forces which take charge of the actions and redirect the development in environmental ethics. The normativity which generates from the practicer’s moral participations become and lea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environments. We can easily find so many environmental virtues in the deeds of the ecological philosophers. These virtues could be a great benefit to promote the harmonic relationship in between. Therefore, some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ists attempt to develop an EVE involves providing a consideration of what environmental virtues are.

In this paper I’ve examined several scholars who cultivate EVE, and give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four books which have provided major influ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VE in past two decades. Then I generalized four categories which are representative great contributions of EVE. I’ll present the whole essential features of EVE should include by using the best aspects of previous published works in the end.

Keywords: environmental ethics, environmental virtue, intellectual virtue,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and Core Curriculum, Tamkang University.

E-mail: jfcheng0102@gmail.com

環境德行倫理學的研究趨勢

程進發

一、前言

關於一個有德行的人與環境之間的連結，早在亞里斯多德倫理學中已形構出可能的線索，正是人的德行將人的幸福與外在世界的興盛連接起來。現在，我們對於人類生活世界興盛的判斷條件增添了環境因素一項；此外，諸多的語彙也已在亞里斯多德德行倫理學的討論脈絡中出現；諸如：品格、德行、幸福、正義、興盛、好人等基本概念，甚至，德行與人生最高善之間的關係，此一理想是被放置在一種整體的發展脈絡下。環境德行倫理學是以行動者為中心的 (agent-centred)，當我們重新處身在環境脈絡中時，能否成為一個好的生態公民，或甚至質疑此種從人際德行倫理轉移到環境德行倫理是否具必然有效性？然而，從諸多的環境德行倫理學者基於亞里斯多德德行倫理學立場，進而推演出屬於當前環境德行倫理學的內容樣貌，此一種脈絡的延展與整體的道德邏輯似乎有其必然性；我們的確可以從生態哲學家或環保先驅的生命軌跡中看到一些德行，而且這些德行對於增長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和諧關係是有助益的，如梭羅、李奧波、卡森等人。本文透過當前幾位環境德行倫

理學者解釋何謂環境德行倫理學，以及討論近年來它所關切的議題，讓我們對環境德行倫理學有一更全貌的認識，並嘗試從規範性的概念在環境倫理學的發展脈絡來表現環境德行倫理學開創出不同的研究趨勢。

二、環境德行倫理學的規範性

避免成為一個不好的生態公民，以及什麼樣的人會作這樣的壞事？環境德行倫理的出現正是嘗試為環境衰敗提出解答；基本上，它是一種哲學實踐，要為人類興盛提出建議。諸多環境倫理學者認為德行倫理是一特別、有價值的進路，雖然他們有著不同的理由。當然也有學者認為它是在建構中的理論，或甚至是不充分的倫理學；而促成環境德行倫理學研究向前邁進的動力是：主張健康的生態系統支持人類的興盛 (O'Neill, 1993)，其次是良好品格的迫切性，這是倫理學家針對創造可永續的社會議題，提出恰當的建構 (Newton, 2003)；以及為環境主義找到穩固的基礎，保護環境將促進人類福祉 (Hursthouse, 2007)。卡法洛 (Philip Cafaro) 更認為任何的環境倫理學缺少一種環境德行倫理學，則本身是不完整與不平衡的，而且就一種實踐的需求而言，環境德行倫理學可以為環境保護展開積極的辯護，就是基於這兩項理由，他相信現在進一步發展環境德行倫理學正是時機，而且是有益的。¹

此外，針對為什麼需要環境德行倫理學，法茲 (Geoffrey B.

¹ Philip Cafaro, 2005, "Thoreau, Leopold, and Carson: Toward an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pp. 31-32.

Frasz) 也提出更周延的四項觀點；² 首先，他認為效益論與義務論在環境倫理學的不足。儘管依據對生命個體的尊重，以及對具備感知能力的生命給與道德關懷，我們在很大的程度上擴展了倫理考量的範圍，只是我們的道德素養是否也隨之提升了呢？這正是一個德行倫理學者的質問，相較於其它的應用倫理學領域，如在生命倫理或企業倫理中，德行倫理在一開始就提供出諸多的見解，關於確認與證成環境善行，環境德行倫理學能提出某種解答。其次是環境德行倫理學研究某些環境典範人格，這無疑是其一項特殊的面貌。透過環境德行倫理的研究，我們更清楚不同的環境德行，如何在被讚許的人的行動或品格中反映出來。第三是對於環境德行倫理學所提問的一個普遍性問題，即：應該如何建立或發展與自然世界之間一種好的關係？這樣的問題也適用於非哲學家或類似的環境專業者，環境哲學家提供嚴謹的、實質的哲學思考，這對於建立一種環境善人的特質是有益的。最後是環境德行倫理學的發展可以針對環境倫理學者所提出的一般性議題，如：污染、能源與自然資源的使用，甚至對未來世代的責任義務問題，提供更多的理解與洞見。

從環境倫理領域中突顯出以能動者為中心的討論，其中不容忽視的一個轉向是道德力量重新被掌握，行動者的品格力量所形成的規範性，在環境倫理的實踐中，變成是主導著人類與環境互動關鍵線索；這個過程大致是能動者面對環境議題，出現某種感受後作出選擇一種行動，於是從此端到彼端的完成過程。儘管歸返到行動者自身的規範性，但我們並不認為這是一種過度化約，所有相關的議

² Geoffrey B. Frasz, 2001, "What is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That We Should Be Mindful of It?" *Philosoph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8/2: 5-14.

題可以由德行倫理出發的進路完全得到解決；此種歸返是回到行動者身上，回到內在，且終究還是要面對生活世界的環境議題。如果說完成一種環境倫理實踐的話，它具有（一）人作為一個道德行動者，（二）面對環境價值或善之際，有某種感受性出現，包括美的感動或道德情感，然後（三）選擇採取某種相應實踐行動等的完整結構；作為一種規範的環境德行倫理學就必須考量在這一種完整結構中存在的規範性，它牽動並影響環境倫理實踐的有效性。

強化人與自然之間的善和正向關係，用以批判並對治人從自然中強力開發累積經濟價值的錯謬態度或行為，是當前環境德行倫理學主張人類當與生態系統繁榮興盛的真實源泉。再進一步說，環境德行倫理學是致力於維持與增進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和諧與健康，以及可永續關係的話，這種關係必然不可或缺一種規範性，現在諸多的環境德行倫理學研究所強調的正向的品格就是此一種規範性的保證，從環境倫理到環境德行倫理的發展正是致力於突顯此種規範性的發展。因此，我們可以將環境德行倫理中的規範性表述如下：

（一）行動者在環境實踐的脈絡底下作對的事。（二）行動者作對的事是符合身為一個具有某些環境德行的人格。（三）行動者的環境實踐符合環境脈絡中的自然環境知識。（四）行動者的環境實踐之目的符合環境永續與人類興盛的目的。

三、環境德行倫理學發展過程中四本影響性的著作

在 1983 年出現最早的一篇關於環境德行倫理學的文章，隨即刺激並推動此一領域的發展；至今有四本具影響性的著作，諸多環

境德行倫理學所探討的議題，大致上都不出它們所涵蓋的範疇。³

(一) John O'Neill's *Ecology, Policy and Politics: Human Well-Being and the Natural World* (1993)

是一本較早試圖透過貢獻於人類的興盛來證成環境主義者的目標之著作。歐尼爾認為自然必須被保護，既為了保障人類生存的基本資源不餘匱乏外，也是為我們保存機會以發展更高的能力；諸如，科學知識、藝術創造，以及個人連結到自然世界等。最好的人類生活包括了一種對非人類世界中存在事物的善的覺察和實踐的關懷；惟，我們必須很清楚這一種關注決不是出自於成本效益的考量而作出行動；一種倫理的生活體現更豐富的善的內容與關係，這是一種利己主義者無法給出的。人類的興盛仰賴更多的善的組合，透過與大自然息息相通的德行，如愛、驚訝、謙遜、關懷、專注與容受力等而成為可能的。

他的觀點像是一位亞里斯多德主義者，好的生活需要一些獨立於人類偏好的、有價值的善；好的生活也意謂著實現獨特的人的全部潛能，歐尼爾就是將這些培養的過程和理解與評價自然世界結合起來。環境德行倫理學連接了對自然世界的理解與評價，知識的價值在於對那些令人驚奇與美麗事物的凝想研究，這些研究實現了人的特殊能力並拓展了我們的福祉，在我們讚賞自然世界價值的能力與人類福祉兩者之間就有了牢固的關係。事實上，我們在李奧波德 (Aldo Leopold) 與羅斯頓 (Holmes Rolston III) 的著作中也可以發現

³ Philip Cafaro, 2015,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Virtue Ethic*, edited by Lorraine Besser-Jones, and Michael Slote (New York: Routledge), pp. 427-444.

類似的觀點。若如保護主義美學強調感受能力的培養與美好生活之間的關係，它藉由從事休閒活動中得以創造出來。

(二) Louke van Wensveen's *Dirty Virtues: The Emergence of Ecological Virtue Ethics* (2000)

她使用髒的、卑鄙的(*dirty*)一字，提醒我們關注於土地(*earth*，與土壤，腐蝕 [*dirt, soil*] 有共同的字根)時，我們展現出這麼多的生態德行，也必須意會到惡劣的一髒的、不好的(*vicious-dirty; bad*)惡行，它們在整個西方歷史中持續存在。她闡釋了生態德行語言具有五種特性：清晰、多元、辯證、動態，以及有遠見的。在這本書的附錄中，她揀選並羅列了 1970 年後環境文獻中的 189 種德行與 174 種惡行，其中包括生態社會主義者布克欽 (*Murray Bookchin*)，以及美國生態思想家貝瑞 (*Thomas Berry*) 兩人著作中豐富的德行語言。一般而言，首先受到肯定的是她在本書中為生態德行語言提供多樣性的討論，她為那些應當被視為明確或重要的生態德行建立判準，除了社會永續發展的人類素質外，她增加了心理與生態的永續發展判準；如質樸 (*earthiness*)、協調 (*attune-ment*)、節儉 (*frugality*)、感恩 (*gratitude*) 等。針對溫思敏的生態德行可以提出的批評是：我們如何得出這些德行，以及是什麼決定一個德行成為德行？我們如何整合這些德行為一融貫的整體？

隔年，她有一篇文章“*Ecosystem Sustainability as a Criterion for Genuine Virtue*”，⁴ 特別為了指引實踐做了某些調整，她稱之為「生態可永續的德行判準」(*the criteria of eco-sustainable virtue*)。這是

⁴ Louke van Wensveen, 2001, “Ecosystem Sustainability as a Criterion for Genuine Virtue,” *Environmental Ethics* 23: 227-241.

一個生態可永續的斷言，溫思敏為生態可永續性設計的演繹論式如下：

- (1) 生態系統可永續性是一種德行培養的必要條件。
- (2) 一種真正的德行包括確保其培養必要條件的目標。
- (3) 一種真正的德行包括確保生態系統可永續性的目標。

這樣將永續發展與環境德行再次連接起來，固然讓我們個人重新思考永續發展值得追求的人生意義。桑德勒 (Ronald Sandler) 對此一論式提出批評，生態系統若無法提供一些基本的生存條件，我們固然無法成為一個健康的道德行動者；但是一個可永續的生態系統並不需要持續提供給一個人的道德發展。換言之，生態系統可永續性並不是一種德行培養的必要條件，如卡法洛的說法，某一些支持道德行動者的生存條件更差，或甚至是人造的生態系統，仍然可以造就更高尚品格的人。⁵

(三) Philip Cafaro's *Thoreau's Living Ethics: Walden and the Pursuit of Virtue* (2004)

卡法洛契應梭羅的生命哲學，他與普利麥克 (Richard B. Primack) 兩人可說是瓦爾登湖自然道場的守護者。⁶ 卡法洛細膩與周延地描述和闡述梭羅作為一個自然存有者全幅地在經濟、社會，

⁵ Ronald Sandler, 2007, *Character and Environment: A Virtue-Oriented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Eth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43-45.

⁶ Richard B. Primack, 2014, *Walden Warming: Climate Change Comes to Thoreau's Woo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普利麥克運用瓦爾登湖作為一個實地探索的研究場域，他長期關注全球暖化對此一基地的氣候變化，以及對各種生命物種的影響。

以及政治面向的展現，並從環境德行的進路為我們刻劃出此一類型的典範例式。從梭羅如何掌握其生活哲學與倫理問題，以及它們如何撼動當時的社會價值觀等，本書為我們創建了一種思想與生活原型，一個積極保護環境的人幾乎能從此獲得助益。卡法洛認為梭羅的生命和著作提供了一種融貫與激勵人心的環境德行倫理學；梭羅指出了一種更全面、用生命證實的環境倫理，藉由肯認自然的價值，我們豐富了自己的生活；透過約束我們的物質消費，我們邁向更健康愉悅的生活。卡法洛更指出梭羅革命性的試驗，為倫理學、政治哲學提供更確切的基礎。綜言之，梭羅在三個方面，改變了我們對人類優越 (human excellence) 的解釋：

- (1) 除了道德的優越，他開拓了更寬廣的幅度，包括物質、知性、精神、美感的優越。
- (2) 強調倫理地開放式生命本質，若如簡樸、誠信與獨立自主等，可以用來促進各種不同的目標，德行不是帶領通往一致，而是多樣性。
- (3) 提醒我們對自己的責任，梭羅更為我們習以為常的社會倫理增加了一種抱負倫理學 (ethics of aspiration)。⁷

卡法洛並為我們演繹簡樸為什麼是梭羅的核心德行，它與明智的生活中所必須具備的德行，如：節制、正直、同情、誠實，以及公正等結合在一起。簡樸是維護環境必要的，因此也是一種主要的環境德行，此即突顯出所謂一種兼具描述與闡釋的傑出著作，為我

⁷ Philip Cafaro, 2004, *Thoreau's Living Ethics: Walden and the Pursuit of Virtue*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p. 63.

們例示環境德行倫理的研究進路。卡法洛強調：

簡樸是任何環境德行倫理學的一個重要德行，明顯的理由是因為簡單地生活降低我們對其他生命的衝擊，梭羅也與其他環境主義一起主張簡單生活會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好。⁸

(四) Ronald Sandler's *Character and Environment: A Virtue-Oriented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Ethics* (2007)

本書是桑德勒嚴謹的理論性著作，他為環境德行倫理學的進路提出細膩有力的辯護；包括關鍵性的議題，如德行的性質、判斷正當行為的標準、一種適當的環境德行倫理學的特性、品格倫理如何幫助我們理解與適當回應環境的難題，以及德行倫理必然是人類中心論的嗎？他以一種較寬廣的人類興盛的意義為基礎，發展出一種多元目的論、自然主義者的德行觀點。除了赫思豪斯(Rosalind Hursthouse)的四個判準，⁹即：提升個人的生活、免於痛苦與享受人生、人類社群善的功能，以及人類延續外，桑德勒增加了四個用以確立真正的德行之判準：(1) 增進個人的自主性；(2) 助長人過著有意義的生活；(3) 裨益於知識的累積；(4) 進一步讓其他客觀的善或價值之實現。¹⁰

⁸ Philip Cafaro, 2001, "The Naturalist's Virtues," *Philosoph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8/2: 85-99.

⁹ Rosalind Hursthouse, 2007,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in *Working Virtue: Virtue Ethics and Contemporary Moral Problems*, edited by Rebecca Walker, and P. J. Ivanho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55-171.

¹⁰ Ronald Sandler, *Character and Environment: A Virtue-Oriented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Ethics*, p.28.

針對如何證成充分的環境德行倫理學問題，他所採取的策略是首先提出充分的環境倫理學到達什麼樣的程度，然後，羅列出以德行為導向的環境倫理學進路無法滿足這些充分的條件的各種反對觀點，他即逐項駁斥來完成論證。此外，桑德勒從環境中發展出一種環境德行的類型學 (A Typology of Environmental Virtue)。¹¹ 包括：土地德行、永續發展德行、與自然融洽關係德行、尊重自然德行、環境行動主義德行，以及環境監管德行。在最後一章中他作一個案例研究，從環境德行倫理學來評論基因改造食品涉及那些的環境德行與惡行。

這四本具有影響性的著作，持續嵌結著三個環境德行倫理學所關注的議題，一是從尊重自然來反省人類優越能力的發展與人類興盛之間的關係，其次是環境德行倫理學的性質問題，最後是闡述以環境保護為志業的先驅，那些作為環境典範人格的德行是什麼？從環境德行倫理學作為進路的研究趨勢，或有不同側重的主題與特性，至今尚無法回答或解決了某些環境倫理學的議題，然共同的一個焦點是環境德行倫理學應當協助引導我們的環境實踐，此一規範性的力量與範圍正逐漸擴大。

四、環境德行倫理學主要的研究議題

本文概括四項環境德行倫理學的研究議題，即：能滿足需求的環境德行倫理學必須具備那些條件呢？環境德行倫理學與環境倫理學之間、知性德行在環境德行倫理學中的角色與重要性，以及環境

¹¹ *Ibid.*, p.82.

德行倫理學與正向的心理學結合的跨領域研究。這些是從更精確的議題來解釋，一方面是聚焦於此一進路所要面對的議題，讓我們更清楚什麼是環境德行倫理學；環境德行倫理的研究進路仍然連結傳統哲學智慧與倫理思維，以及契應當前環境倫理的議題，並且真正展現出此一進路的不同處。

（一）適當的環境德行倫理學必須具備那些條件

前文已概述何謂環境德行倫理學，或可再從環境德行本身的性質來解釋；環境德行的一種手段工具性質，如康德道德哲學觀點，一個行為如果不是出於善的意志的話，就不是一件善的行為。然環境德行並不將品格與行為區隔開來，品格對於善是必要的，而知識與某些知性德行則是對於善的行動相關脈絡的補充。關於知性德行與環境德行倫理間的關係，後文再解釋；若就環境德行的整全性質則是指所有的環境德行持續的實踐聚合在一個整全的人格中，這對環境善行是充分的；換言之，「邪惡是不好的，因為它削弱了協調一致的人品發展、實踐推理能力，以及我們對人類善的知覺。」¹²

桑德勒曾直接針對適當的環境德行倫理學必須具備那些條件問題提出解決之道，他認為能夠滿足需要的環境德行倫理學必須：提供一個促進永續發展實踐、政策，以及生活方式的理論平台；提供個人或大眾在與自然環境互動關係的具體情境中的行動指引，以及提供論證、理由或證成那些推動人們採納或履行的解決方案是有效的；¹³或者如法茲指出環境德行倫理學是一種「實踐智」(practical

¹² Louke van Wensveen, 2000, *Dirty Virtues: The Emergence of Ecological Virtue Ethics*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p. 104.

¹³ Ronald Sandler, *Character and Environment*, pp.107-108.

wisdom)，¹⁴ 因為環境德行指出具有某種品格、行為習慣，以及素質，並且能夠促使人過一種對環境好的生活方式；至於什麼是一種對環境好的生活方式呢？最低限度可以說，一種較完整的環境德行倫理學可以提出過一種環境善行的生活方式能夠為個人避免某些傷害、危險與不幸，這一種對環境好的生活方式意味著一個人是在一個生命共同體之內的興盛；他不僅具備某種對環境好的強烈感受，並且基於知道什麼是導向環境好的生活方式而行動，行動者實踐之目的符合環境永續與人類興盛的目的。

赫思豪斯在論述環境德行倫理學時，曾對泰勒 (Paul Taylor) 尊重自然的倫理學義涵作某種翻轉，他認為泰勒最多只是表達出某種心理意向；對一個人採行尊重的態度如何產生實踐智？也就是說讓一個人知道如何對待一個人是有人性尊嚴的，儘管他們有不同的文化或社會預期。赫思豪斯認為果若我們採取這種尊重自然的態度，結果仍是需要其他諸多的能力與性格；儘管泰勒說是一種品格完全的轉化是可能的，但赫思豪斯認為我們不應當只是透過「採取」尊重自然就可以充分解釋，解決之道莫過於將「尊重自然」理解為一種德行，而且藉由道德習慣或養成，從小開始持續自我修養。¹⁵

德行倫理學真正的目的是引導人朝向卓越，這一種實踐的功能早在亞里斯多德倫理學中已有定論，而在環境德行倫理學中同樣地突顯出來。比爾·肖 (Bill Shaw) 在推演李奧波德的環境德行時，¹⁶即

¹⁴ Geoffrey B. Frasz, 2001, "What is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That We Should Be Mindful of It?"

¹⁵ Rosalind Hursthouse,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pp. 162-165.

¹⁶ Bill Shaw, 1997, "A Virtue Ethics Approach to Aldo Leopold's Land Ethic," *Environmental Ethics* 19: 53-67.

提出實踐此一德行貫穿尊重自然與審慎兩種德行，雖然沒有精確的倫理規則，然一旦出現人類利益與自然資源保護的衝突時，我們的決策行為就有必要表現出對自然的完整、穩定，與美麗的關懷，而且謙沖地堅信人類社群是生命共同體的一個平等成員，而非頂峰的演化結果。

（二）環境德行倫理在環境倫理實踐中的規範性

從環境倫理學的論域中突顯出環境德行倫理的研究，這種轉化所代表的意義或許尚未完全被揭示出來；一方面是這一種發展進路仍在進行中，我們要證成某一種環境德行是優位的，或我們要建構出某一種環境德行的典範理想型態都是困難的。儘管如此，此一轉向仍未曾與環境倫理學脫鉤，環境德行倫理仍持續面對環境議題並企圖提出更有效地解決。環境德行倫理的轉向是歸聚在什麼樣的人會任意傷害環境或非人類生物的道德問題，或者是強調什麼樣的人品對於健康和諧的人與自然關係是必要的；但我們要審慎地認知這一種聚焦在行動者身上並非一種簡化，而無寧是一種規範性力量集中在行動實踐者這一端。

法茲對於環境德行倫理學的發展意涵，他推演出更多值得探索的議題，包括孕育我們某些德行，這是針對經濟活動以及自然世界長遠福祉的經營所必要的，我們沒有忘記前述，環境德行倫理要求考量所有在共同的生活世界成員的福祉興盛；此外，針對幼童培養道德教育的行動，這是有益於環境德行的發展；讓人去體驗事物的自然秩序，以及去覺察在這樣的秩序裡面，開放並擁抱大自然所欲表達的，當我們從自然荒野回到生活社群中時，我們會體認他者同

樣是存在於一個以自然秩序為基礎的相互依存共同體中，我們也會更加感恩。在環境德行倫理學的研究論述中，包括希爾 (Thomas Jr. Hill)、法茲，以及卡法洛都討論到體驗自然的價值與環境德行之間的關係；自然的本有價值、美，對於培養或開啟人類的謙遜、生態感知能力，甚至是感恩等德行有直接的關係，體驗自然不能只是滿足個人自私、工具性的目的。

針對為什麼某些德行在環境德行倫理學中是優位的議題？目前大致是從幾位先知的環境倫理學中開發出來，以及環境德行倫理學者推演出如：尊重生命、仁慈、生態感知、友善土地、謙遜、感恩等這些個別的德行來回答：為什麼這些個殊德行在當代環境德行倫理議題中是重要的？以「好的生態公民」(good ecocitizenship)¹⁷ 為例，所謂好的生態公民必須具備那些德行內容？若依亞里斯多德的中庸之道來分析，那麼，好的生態公民無過（生態厭世者）與不及（壞的生態公民）的表徵。如果要描述好的生態公民的品格特質，哈爾 (Robert Hull) 認為他／她是具備清楚地認識連接人類興盛與讚嘆和理解自然荒野之間的緊密關係的人，而且他／她的基本價值觀必須反映出這種認知，此一種特質融貫單一與作為一個地球環境公民的成員特質。再者，若我們要進一步演繹此種生態公民的環境德行，則他／她是慷慨的，其物質觀與消費態度對於人類興盛面向而言是什麼呢？哈爾主張好的生態公民是人類興盛其中的一種優越的組成，能夠清楚義利之辨與辨別高貴的行為，好的生態公民知道什麼消費行為是好或低劣的行為。換言之，必要清楚具備這種環境德

¹⁷ Robert Hull, 2005, "All About EVE: A Report on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Today," *Ethics & the Environment* 10: 89-110.

行的特質是什麼，以及品格所含蘊的是什麼？然後對於環境爭議能夠給出行動指引。哈爾將此一結構表述為——好的生態公民會依循下列指引：

- (1) 發展必須是滿足一種有益於人類興盛之無可避免的、基本的需求。
- (2) 發展必須是以可能最少侵擾的方式。
- (3) 我們回復或改造自然要同樣地對生態系統是好的，也是必要的擾動。¹⁸

好的生態公民不會為消費欲望而犧牲這些目的，即：教育、健康、基本需求與保護環境。作為一種實踐活動，環境德行倫理學告訴我們避免成為一個惡劣的生態公民，即要在這個地方彰顯出環境德行倫理的規範性，行動者自己選擇並實踐中道，以及引導我們行中道。

（三）知性德行在環境德行倫理學中的重要性

在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中即提出知性德行 (*intellectual virtue*) 對於實現人生幸福是一個必要條件，特別是在一種實踐智的脈絡底下；¹⁹因為那與自身完成人生最大的幸福，乃至策畫行動與共同善的選擇緊密相關。至今，歐尼爾也表明針對完成一種人類社會共同善的目的而言，知識的累積是人類興盛的組成部分，特別也是在環

¹⁸ *Ibid.*, pp. 106-107.

¹⁹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edited by Roger Crips, 20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39^a.

境德行倫理的實踐智脈絡底下被強調；如果我們對比於倫理學中的義務論或結果論來看，德行論者指出有一些德行確實強化或說更加確保一些可欲的目的之實現；一個深思熟慮的人，他會更關注某些行為的結果；一個更謙遜的人除尊重自己，尊重他的的生命價值之外也會珍視其他更多的價值。

什麼是知性德行？以及在環境德行倫理學中的關係與重要性，已經成為一個重要議題。知性德行是環境德行倫理學中的一部分，具此德行能強化我們的認知，在環境倫理實踐脈絡中可以看出與其他德行的結合，如知性德行結合尊重、慈悲與謙虛，促進了尊重環境的行為。有知性德行的人積極主動、精確地探索環境，察覺自然的微妙，以及環境問題並作出有依據的決定。史丹福 (Sue P. Stafford) 歸納出道德德行與知性德行的四種不同，包括：動機與成就的事、獲得的過程、角色扮演模式，以及行為受不同的方式影響。²⁰ 知性德行是某些在獲得知識與知識的應用中規約認知活動的品格，若如：徹底 (thoroughness)、靈活 (flexibility)、冒險 (adventurousness)，以及謙遜 (humility) 等。雖然，知性德行與道德德行不同，但它們相互強化彼此，這兩種德行都會在優越的人中顯示出來，而且在發展環境德行倫理學中都有其扮演的角色。

我們從知性德行在人類興盛的面向而言，知性德行是一個組成的必要條件；前文指出一種興盛的生活是在一個生命共同體之內的興盛，如土地倫理的主張，人只是自然生境中的成員，在這一個共榮的環境中，還包括更大的涵蓋範圍之他者。因此，從環境德行面

²⁰ Sue P. Stafford, 2010, "Intellectual Virtues in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Environmental Ethics* 32: 339-352.

向說，什麼樣的德行是有助於過著一種好的生活，而且是有益於人與環境之間的健康和諧關係。我們也要瞭解什麼樣的人是一種環境惡人，他為什麼是，以及如何破壞或阻撓人與環境之間的健康和諧關係。早在李奧波時，他就強調知識的重要，知識能力是人類心靈的一種特性，關於自然的知識讓我們更清楚自然的價值。他說：

科學對家園知之甚少，在不同季節它有多大，在它的範圍內必須包含有什麼食物和遮蔽處，……在那裏有動物經濟學，或生態學的基本原則。每個農場都是一本動物生態學的教科書，熟知林中生活的人的知識正是這本書的轉譯。²¹

從環境倫理思想先驅的諸多著作中，除了揭示出知識與自然價值的連接外，它更與環境倫理的實踐連結；知識除了和德行一樣，其它如美、意義、和正義等一樣，都具有規範性面向，都告訴我們去思考、喜愛、去作什麼，甚至是成為什麼樣的人。

（四）環境德行倫理學跨領域與正向的心理學結合

這是一個跨領域的研究發展且打開了新的論域，它是將環境德行倫理學與「正向的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 結合起來，透過各種不同的德行與品格力量形成有益於人類的幸福與興盛。²²他們

²¹ Aldo Leopold, 1970, *A Sand County Almanac: with essays conversation from round river*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p. 86.

²² Christopher Peterson, and Martin Seligman, 2004,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 A Handbook and Classifi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ansook Park, Christopher Peterson, and Martin Seligman, 2004, "Strengths of Character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3/5: 603-619.

將一些在人類身上所能夠發現的核心能力概括為六種德行範疇：智慧和知識、勇氣、人性、正義、節制、超越；它們在道德與普遍性中是有重要價值，包含在我們自己的能力當中，幫助我們與其他人，而且當我們表現它們時能夠產生正面的影響力。我們可以發現此一研究論域亦使用了在環境德行倫理中的語彙，它們正是環境德行倫理學者所致力推演出的一些重要德行。

此外，環境倫理跨領域與心理學匯流，或也可以納入此一研究趨勢中；擁有臨床經驗超過三十五年的心理醫師伯恩斯(George W. Burns)，他針對環境與幸福之間的關係作出較為全面的研究，從環境對生理、心理、社會以及精神層面都有正面的益處並能增進幸福感。他嘗試透過解答「自然果真能夠增進我們的快樂與心理的幸福」，以及「我們能夠同時擁有個人與生態的幸福嗎？」在心理層次接觸自然有一種解開負面情緒的作用，藉由自然幫助我們創造情緒上的幸福，用以克服情緒上的痛苦遭遇。又根據研究指出自然亦有潛力，能夠花更少費用與有效地對治兒童過動症(ADD)，他們試圖以自然環境協助治療「專注力疲勞」(attention fatigue)，²³因為自然對我們的專注與集中能力有一種回復的作用；而且，主動投入環保行動的人通常較少心情低落，並有更高的幸福感。較新的調查報告亦指出，留心專念能夠在內外間隙中作出有效的聯繫橋梁，較常專注實踐的人通常有較高的幸福感與關懷環境的行為；於是這樣的研究即有助於個人與地球生境的福祉，既有對生態更友善的行為以及體驗個人更高的幸福感。伯恩斯認為如果我們演繹出與自然的關

²³ G. W. Burns, 2009, "Can we have both psychological and ecological wellbeing?" in *Cross National Happiness: Practice and Measurement*, edited by D. K. Ura, and D. Penjore (Thimphu: Centre for Bhutan Studies), p. 134.

係，那就需要是有活力、相互影響以及正面的；類比地說，有另一個人對你做出友善的關懷與愛的行動一樣，你也會相同地給與善意回饋。這種與自然的關係就在一種正面關懷與完全互相支持的基礎下運作著，我們就可以愉悅地享受自然給出各種有益於身心精神與社會的福祉，此種幸福感更像是無所求的態度，在桑德勒的環境德行類型學與溫思敏的生態德行語彙中可以看到這些德行。

以上概括四種範疇指出環境德行倫理研究的主要議題，本文對某些問題並未提出解答，更認為仍然有一些議題有討論的價值，雖然它們未被概括進來；或者說，某些議題有必要作進一步的論述。若如：赫思豪斯對泰勒尊重自然的倫理學作翻轉，事實上有其推論過程，這是赫思豪斯提出一種新的德行；尊重自然，雖然是泰勒環境倫理學中所設想為「最終的道德態度」(ultimate moral attitude)，²⁴但始終未曾是德行中的品格，現在赫思豪斯賦與更多的新意，尊重自然並不只是一種態度，這正是提供給我們作進一步論述的例式。此外，桑德勒也認為將尊重自然視為德行，並由此作為進路，可減緩泰勒環境倫理學的某些難題，尊重自然的德行甚至是桑德勒環境德行類型學中的一種類型。²⁵再者，有關自然價值的議題一直是環境倫理中的爭論焦點，從環境德行倫理的觀點而言，自然之本有價值概念是多餘的嗎？麥可珊(Katie McShane)她認為我們不可能

²⁴ Rosalind Hursthouse,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p.162. 赫思豪斯表明：針對泰勒的問題，極有可能只是赫思豪斯他作為一位哲學研究者的個人挑別，這或許是正確的，因為泰勒也指出尊重自然得以被表述為一個道德行動者的品格，他並列出與尊重自然倫理有關的諸多德行(Taylor, 1989: 199)，但依赫思豪斯的觀點，不是環境德行中的個殊德行。

²⁵ Ronald Sandler, *Character and Environment: A Virtue-Oriented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Ethics*, pp.71-72.

取消自然內在價值的論述，因為我們對自然價值的覺受，牽動著我們的道德心理，甚至倫理行動。²⁶ 最後，知性德行在環境德行倫理學中的位置，除了它是一個組成的必要條件外，知識和德行一樣，亦如美、意義、和正義等，都具有規範性意義；知識存在著一種規範性質，特別是各種殊異的環境知識對於我們完成環境倫理實踐具備指引或歸約作用；這種漸愈強烈的規範性力量，突顯了從環境倫理學的理论到環境德行倫理學的發展重大變革，我們瞭解期間的差異，以及從環境德行倫理學的視點回應環境倫理議題；如果說環境倫理學的議題都具有規範性的性質，則環境德行倫理學應當是更明顯地展現出規範性質。因為聚焦在行動者的德行之自我要求，不僅是一種道德規範的一致性邏輯，並且在其面對的環境知識亦有其規範。

卡西歐拉 (Joel J. Kassiola) 他認為規範性論題在環境倫理的思想與行動中都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²⁷ 人類行為與價值改變是科技無法解決的價值爭議，包括：正義、平等與民主等政治價值；當然我們會提問規範性論題，如何連接到環境德行倫理學？卡西歐拉認為規範性的概念或論題與我們在環境行動中嘗試創造與追求的目的相嵌結在一起，特別是我們對於環境保護，以及追求人類興盛等；因此，重新歸聚在能動者為中心的環境德行倫理實踐，就與創造一種直接、可欲求的結果連接在一起；若如，人與所有生物共同生存

²⁶ Katie McShane, 2007, "Why Environmental Ethics Shouldn't Give up on Intrinsic Value," *Environmental Ethics* 29: 43-61.

²⁷ Joel J. Kassiola, 2003, "Can Environmental Ethics 'Solv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Save the World? Yes, but First We Must Recognise the Essential Normative Nature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Environmental Values* 12: 489-514.

在一個有限的自然環境中，這已經被諸多環境、生物等科學家證明，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本，如資源物質、生存條件等都是有限、脆弱的，乃至有些條件已崩壞等。面對這樣的事實，我們自己的觀念、態度以及行為如何作調整，又我們生活的社會制度必須作如何的轉變以符應這個事實？這一種覺知同時是知識的認知，也是道德意識的實踐，而且在這個過程中規範性力量持續存在著。稱得上是一位慷慨的人，他／她會瞭解或自覺到什麼是揮霍與吝嗇的行為，一位稱得上是友善環境的人，對於土地的運用就不會出現唯利是圖的選取或使用有害生物或環境棲地的化學除草劑行為。

五、對環境德行倫理學的三種批評與展望

當環境德行倫理學者提出諸多的善和德行時，它們是否感染更多的現代人，並在他們身上喚醒同樣美好的情感，然後繼續向外拓展延伸，或說環境德行倫理是否更有效地面對並解決環境倫理議題？甚至於告訴我們什麼樣的社會對於孕育環境善人是相符的？而更具體地提出三項對環境德行倫理學的批評是：首先，環境德行倫理學固然是可以告訴我們那些品格是值得培養的，但並不是一種能夠充分地「指引行動」的倫理學，它無法告訴我們在某些特殊情境中要如何作？或者說我們如何依循環境好人的行為一樣地在不同於他們的情境脈絡下行動？其次，環境德行倫理學必然是人類中心論者的。重新歸聚在人作為行動者的焦點，似乎更難擺脫長期以來的指責；但在環境德行倫理學的發展過程中，諸多學者從不同的論述來回應它；環境德行倫理學雖然以人為中心，但更關注的是我們人應該是什麼樣的人，我們應該作什麼；而且它主張持續的規範一

個人在一種更高程度的德行或結合其他德行，且不能與當下或不久的將來的環境情境脈絡割離，從一種多元論者的倫理學似乎更能有效地辯護環境德行倫理學是超越人類中心論的。最後一個批評是指出環境德行倫理學聚焦在個人的德行，而非公共的德行。在桑德勒的環境德行類型學與溫思敏的生態德行語言中，我們很容易發現它們包含了一些社會的德行、對話的以及合作的德行，更切近實用、共通於生活共同體的關係；正如納斯、李奧波、卡森等人，他們對自然的理解和尊重自然所展現的生活方式，激勵我們試圖進一步推演出是否可以透過他們的行動品格結合成一種環境行動主義與人類興盛的理念，這正是從個人德行到公共德行證成過程。

當我們說環境德行倫理學突顯出一種規範性的力量是環境倫理學發展的一項重要轉向，這與道德哲學家所謂的規範性問題 (the normative question) 並不相同。²⁸ 但這無礙我們將規範性視為一個有效的中介，讓我們得以進行探討中國傳統德行倫理在環境德行倫理學可能的開展；特別是原始儒家與佛教倫理，因為它們一直都是從「為己之學」出發，但並不封閉地持續向外開放，前者之成己與成物，後者之自覺悟與利他行，乃至參與自然界生命的過程也都是我們自己的內在轉化過程；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君子之慎獨，行者之正念，不可須臾偏離規約的正道。若如「憂患意識」可以作為有

²⁸ C. M. Korsgaard, 1996, *The Sources of Normativ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對寇思嘉而言，規範性問題是考量規範性的來源問題，她分析四種不同類型並解決規範性的道德哲學基礎問題，本文並非要為環境德行倫理學建立或尋找出哲學根源，但如卡法洛提出環境德行倫理學一種客觀倫理的基礎論問題也是環境德行倫理學理論的大挑戰。(Cafaro 2004) 本文直接就個人德行自我規範，以及環境實踐中自然知識兩者來解釋環境德行倫理學中的規範性是什麼；關於環境德行倫理學的道德哲學基礎論問題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效的架構起點，以生態德行語彙說法，它正是聚焦在人的積極的關注感上；如果我們要開發儒家環境德行倫理學或佛教環境德行倫理學，則是否有某些個別德行是優位的？有那些環境德行是現代人或台灣面對環境議題所必須具備的？或者提出是否可能建立其環境德行類型學？顯然這些是一種異於傳統的論述方式。透過本文解釋當前西方環境德行倫理學的發展，我們更清楚要展開儒家或佛教的環境德行倫理學，則可能必須滿足：（一）證成環境德行是優位的與其內涵可以推演結合其他德行，（二）能夠指引我們環境實踐的正確行動，以及（三）協助我們在從事政策決定時，必須同時考量：（1）有益於培育個人環境德行，（2）符應善的生活方式與人類福祉，甚至是（3）與環境永續的目的的一致。

從傳統德行倫理到環境德行倫理之間的發展脈絡，在整體的觀點底下，環境是一個道德必要考量因素，它同時也是一個規約；我們從嶄新的自然環境條件下思索古老的人生福祉問題，這並非一個相對性的倫理議題，而是一種地球公民的視野；此一種環境哲學的開展，如果以環境存有論來思考，²⁹ 那麼，要打破並跨越地域限制、人為藩籬更具可能性；因為，再歸返到行動者自身，一方面是強調更細膩的覺察與反省的頻率，之後再到所面對的自然環境議題，則配備更強的實踐力道，這大致上是當前環境德行倫理發展的其中一項特色。再者，環境德行倫理學的動態發展為環境哲學打開更符應全球思考永續發展的德行之探索，當我們在思考永續發展問題時，面對一個共存有限、休戚與共的社會，我們如何調整並培養

²⁹ 環境存有論是深層生態學家納斯的思想語彙，參見：程進發，2014，〈環境存有論者的永續發展觀點〉，收入：黃之棟、黃瑞祺（主編），《綠色思潮與環境政治》（新北：碩亞數碼科技），頁 9-50。

什麼樣的素質回應之，換另一個面向則是提問，什麼樣社會才能夠孕育這些德行，而且符應於人類興盛的目標，這些都可以從環境德行倫理學提供出具體的建議，並為我們進入後永續發展時代作準備。

參考文獻

- 程進發，2014，〈環境存有論者的永續發展觀點〉，收入：黃之棟、黃瑞祺（主編），《綠色思潮與環境政治》，新北：碩亞數碼科技，頁 9-50。
- Bardsley, K., 2013, "Mother Nature and the Mother of All Virtues: On the Rationality of feeling Gratitude toward Nature," *Environmental Ethics* 35: 27-40.
- Burns, George W., 2009, "Can we have both psychological and ecological wellbeing?" in *Cross National Happiness: Practice and Measurement*, edited by D. K. Ura, and Penjore, D., Thimphu: Centre for Bhutan Studies, pp. 127-148.
- Cafaro, Philip, 2001, "The Naturalist's Virtues," *Philosoph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8/2: 85-99.
- _____, 2004, *Thoreau's Living Ethics: Walden and the Pursuit of Virtue*,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 _____, 2015,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Virtue Ethic*, edited by Besser-Jones, Lorraine, and Slote, Michael, New York: Routledge, pp. 427-444.
- Cafaro, Philip, and Sandler, Ronald (eds), 2010, *Virtue Ethics and Environmental*, New York: Springer.
- Frasz, Geoffrey B., 1993,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A New Direction for Environmental Ethics," *Environmental Ethics* 15: 259-274.
- _____, 2001, "What is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That We Should Be

- Mindful of It?" *Philosoph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8/2: 5-14.
- Hill, Thomas Jr., 1983, "Ideals of Human Excellence and Preserving Natural Environments," *Environmental Ethics* 5: 211-224.
- Hull, Robert, 2005, "All About EVE: A Report on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Today," *Ethics & the Environment* 10: 89-110.
- Hursthouse, R., 2007,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in *Working Virtue: Virtue Ethics and Contemporary Moral Problems*, edited by Walker, R., and Ivanhoe, P. J.,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55-171.
- James, S. P., 2006, "Human virtues and natural values," *Environmental Ethics* 28: 339-353.
- Kawall, J., 2010, "The Epistemic Demands of Environmental Virtue," i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23: 109-128.
- Korsgaard, C. M., 1996, *The Sources of Normativ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opold, Aldo, 1970, *A Sand County Almanac: with essays conversation from round river*,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 McShane, Katie, 2007, "Why Environmental Ethics Shouldn't Give up on Intrinsic Value," *Environmental Ethics* 29: 43-61.
- O'Neill, John, 1993, *Ecology, Policy and Politics: Human Well-Being and the Natural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 Pianalto, M., 2013, "Humility and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in *Virtues in Action: New Essays in Applied Virtue Ethics*, edited by Austin, Michael W.,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Rolston III, Holmes, 2005,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Half the truth

but dangerous as a whole,” in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edited by Sandler, Ronald, and Cafaro, Philip, US: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pp. 61-78.

Sandler, Ronald, 2004, “Towards an Adequate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 *Environmental Values* 13: 477-495.

_____, 2007, *Character and Environment: A Virtue-Oriented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Eth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andler, Ronald, and Cafaro, Philip (eds), 2005,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US: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Stafford, Sue P., 2010, “Intellectual Virtues in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Environmental Ethics* 32: 339-352.

Taylor, Paul W., 1989, *Respect for Nature: 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reanor, B., 2014, *Emplotting Virtue: A Narrative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Wensveen, Louke van, 2000, *Dirty Virtues: The Emergence of Ecological Virtue Ethics*, New York: Humanity Books.